

年四十七

文學批評選

編蕙幸陳



爾雅出版社印行

陳幸蕙編

七十四年文學批評選

年度批評第二集



換更回寄請，裝倒、損破、頁缺有如書本

• 有版權 • 勿翻印 •

年度批評第二集

七十四年文學批評選

定價
170
元

編者：陳幸蕙

發行人：柯青華

出版：爾雅出版社

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

臺北市古亭區10746

廈門街一一三巷三三之一號

電話：三九三四〇三六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四九二五一一號

印刷者：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

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一一弄六號
電話：九八三一〇六一—二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五月初版

龍輝陳：計設・影攝面封

愛 · 批評與學習

陳幸蕙

「七十四年文學批評選」序

哪裏沒有對藝術的愛，

哪裏就沒有批評。

——普希金·論批評

一、溫暖的心 · 冷靜的腦

如果，人生是一場不斷蛻變與掙扎的經驗，其間閃爍交織着歡樂、憂傷、和諧、衝突、激情、困厄、美與快感、風暴與和平，是一種光彩多變、經緯萬端的生命歷程，那麼，文學呢？文學是不是發掘、展現、詮釋、反省，或者如阿諾德所說，

是批評這些現象與歷程的藝術形式？

在文學遼闊深邃，且豐富多樣的精神空間裏，每一個涵泳其間的人，都應是一尾得水的魚，彼此相忘於江湖吧？

經由文學，我們或多或少，窺知了生命的真相，認識了自己，了解了人性，掌握了某些真理，透視了這個我們所賴以安身立命的人間世；同時，也開始對生活產生更多的熱愛，或者是，更大的嘆息。

文學，啓迪了我們對生命的認識、關懷與同情；「在最小的面積裏，容納了最多的思想。」^①是一種無可取代、更新並洗滌內在的美感形式。

然而，如此提昇生命的功能，文學究竟是如何充分達成的呢？任何一部涵義深奧或偉大傑出的作品，又是如何充分地被了解、接受或激起了廣大的共鳴與感動的呢？而在茫惑無知的狀態下，讀者大眾對文學作品的探索興趣，如何引發？甚至，在創作歷程中，連寫作者自己也看不見的盲點，又是如何被知覺的？……等等，諸如此類環繞文學的周邊問題，我們是不是可以嘗試着在文學批評的領域中，找到回答？

如果，「文學批評的使命，在於表達優秀的讀者（批評家）的意見，並促使這種意見在人羣中繼續傳布」^②，那麼，文學批評能帶給我們什麼？文學和文學批評之間的關係如何？

是不是，對任何一個有心的讀者來說——

當他想更深入地掌握作品內在的特色與義蘊時，他需要文學批評？

當他希望匡正、淨化或提昇自己的藝術品味、鑑賞能力時，他也需要文學批評？

而當他不甘於只成爲一個泛泛感受作品的讀者，卻渴想更進一步去擴充文學認知的範圍時，他尤其需要文學批評的牽引與啓導？

至於作家——

當然，每一位負責的作家，當他推敲下筆、斟酌刪改之際，他已經在從事嚴格的自我批評；但，是不是經由批評家第三隻眼的深入透視，可以給予作家更適切客觀的建議？可以告訴他所欲表現和實際表現的相關係數爲何？可以指出他的盲點所在？可以評定他在文學史中所佔的地位？甚至，可以帶動他超越在個別獨立的作品

之上，去深思自己全部文學活動的意義？……

正如文學忠實於人生，文學批評忠實於文學，所以，最終，文學批評也應是忠實於人生的。

它應是批評家基於一種對文學的積極關懷、合理衛護，基於一種文學必須對生命有所助益的理念堅持，才產生的文學活動。

——文學批評，若不是爲了文學、爲了人生，又是爲了什麼呢？

因此，在批評工作的舞臺上，批評家格外需要將自己「溫暖的心」與「冷靜的腦」，完美平衡地結合起來，才能開始「靈魂在作品中的探險」③工作，並進而提煉出自己在此精神探險的過程中，「靈眼覷住，靈手捉住」④的精緻成果，以呈現給殷殷寄望於他的觀衆——作家和讀者。

於是，訴諸人的知性的文學批評，便帶有相當程度的嚴肅性了；它不是供人案頭消遣的遊戲文字，也不是可供躺臥床側或蹲坐馬桶之上隨意瀏覽的軟性作品；不是的，文學批評需要讀者以較爲正襟危坐的心情，在精神上積極主動、認真專注地投入，參與，然後才可能經由閱讀和思考的過程，將一些粗糙、模糊且零碎不成片

段的讀後感，化成較為清明完整的體悟，而對作品、對文學、或對人生有更深刻的認識；然後，也才可能變得敏銳起來、細密起來，並且覺得：文學批評，也可以是如此雋永而充滿趣味（理趣）的天地。

然而，畢竟所有的文學批評，最後還是指向作品，「文學批評不可能包容比文學作品所給予的更多的東西」^⑤，因此，在我們心懷感激地把文學批評，當成是實施自我教育的一個方式時，最重要的，也許還是讓我們回過頭來，直接去讀作品吧！因為，那才是文學批評存在的最終意義。

當然，對批評者而言，無可否認，文學批評的工作，往往是艱難的、辛苦的、寂寞的，並且衆所週知，是吃力不討好的；但，我們能想像一個沒有批評的世界嗎？一個文學批評衰竭的社會，是不是也就是創作活力開始萎縮、文學成果趨於貧乏、文化水準逐漸低落的社會呢？

沒有任何一個作家或讀者是完全自足的，這是個需要文學批評的世紀，只要有文學的地方，就必有，也必須有文學批評；透過蓬勃有力的文學批評，其實，讀者、作者，甚或批評家，都獲致了最寶貴的學習與自我提昇的機會。

是誰這樣說？——「文學批評最大的價值無他，在於不斷鍛鍊批評家的學問道德而已」^⑥，於是，當批評家愈來愈成熟的時候，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的作家與讀者，便也愈益有福了。

在一個開放、成熟、理性、且容許異己存在的多元化社會裏，文學批評，乃是這三類文學人口，甚至整個時代、整個社會都受益的美事。

二、粗粵·鮮花

而在民國七十四年的文學批評世界裏，頗具意義且也許影響深遠的一樁大事，也許便是龍應台震盪吧！

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家普希金曾說：「哪裏沒有對藝術的愛，哪裏就沒有批評。」準此，則我們是否可說，「龍應台評小說」，便是龍應台本人，基於這樣一種對文學的熱愛、對臺灣此時此地小說與批評現況的關懷，而產生的文學活動？

龍應台，是七十四年文化界票選出的兩位風雲人物之一，同時，也是許多人——無論是反對者或認同者——的話題中心；這不僅因為龍應台同時扮演著文學批評家和社會批評家的雙重角色，更由於她一反傳統保守含蓄的作法，而以前所罕見的犀利筆調，逕自揪出許多為人忽略或不敢輕易碰觸的問題，坦率且毫不忌諱地加以討論的緣故。明亮鋒銳的解剖刀，直指痛處的感覺，自是椎心刺骨、疼苦難當，但鮮血淋漓之際，她的批評，多少也為這個有些麻木僵鈍的社會，提供了一個痛定思痛的反省機會。

因此，這一年多來，龍應台在此地所掀起的批評熱潮，似不應視為來無影、去無蹤、驟然席捲一陣便什麼也不留下（或留下滿目瘡痍）的「旋風」；不是的，龍評——無論是文學批評或社會批評——無論從什麼角度去看，都不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風暴，而應是撞擊人心、具有相當正面意義和建設性的震盪力量；文學批評界和一般社會大眾，都或強或弱地感受到龍評的震盪撞擊；其所以產生、受到矚目、以及一直被廣泛熱烈地討論，都足以顯示出這已不再只是一樁單純偶發的獨立事件，而是其來有自的文化現象；而不論我們是同意她，或反對她，我們都無法漠視此一

震盪力量的存在。

究竟龍應台秉筆直言的作風，以及毫不閃避隱晦的批評內容，有着怎樣值得我們深思的意義呢？

——此處僅就其文學批評言。

做為一個文學批評工作者，龍應台在實際批評內容之外，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，是她投入文學批評所抱持的動機、心態與寫作方式。她曾說：

「我寫書評其實抱着一個很狂妄的野心：希望推動臺灣的批評風氣，開始一個鋒利而不失公平、嚴肅卻不失活潑的書評，而且希望突破文壇的小圈子，把書評打入社會大眾的觀念裏去。」（見「新書月刊」二十四期，「龍應台這個人」）

又說：

「我希望在臺灣推動的文學批評，當然不是純學術的批評……，是學院門牆外，與社會中買書的讀者、寫作的作家、關心文藝的評家，所息息相關

的實用文學批評，一個充滿活力的文學交流道。」（見「文訊月刊」二十期，「只是一塊粗氈」）

「基本上，『龍應台評小說』這本書是我對臺灣小說作者獻上的一束鮮花，對他們的努力與成就表示敬意。……這本書，也是我對臺灣的評家拋出的一塊粗質的氈，希望引玉。」（見「冥紙愈多愈好」，「龍應台評小說」序）

因此，龍應台所從事的文學批評工作，大致可從三方面來看——

第一，她希望文學批評具有更大的普遍性，是社會大眾願意去讀、能夠接受的一種不隔的作品，而不是文學國度裏，令人望之生畏、高不可攀的貴族。

第二，她希望文學批評具有更多的客觀性，是批評家以絕對嚴謹公正的態度去從事的真正批評，而不是人事不分、「溫柔敦厚的互吹互捧式」或「尖酸刻薄的人事混雜式」。

第三，她希望在實際從事批評，具體地站出來讓自己成爲一個「樣本」之後，

能以一家之言，引發百家爭鳴的盛況，在臺灣文壇蔚為熱烈活絡的批評風氣，以開啓批評時代的引子。

由於秉持着如此的批評理念和使命感，龍應台一開始寫書評，便非常自覺且有意識地要自外於學院式的批評系統，而企圖建立一種走羣衆路線的書評，「把嚴肅的文學鑑賞，帶到活生生的世界裏來」，因此，在寫作的方式上，她放棄了長篇累牘的演繹、抽象理論的鋪陳、艱深術語的堆砌，而選擇以：

一、深入淺出、平易近人的敘述語調。

二、生動具體、能引起豐富聯想的意象比喻。

三、速戰速決、流暢明快的文字節奏。

四、醒目精緻、能有機串聯各敘述單元的小標題設計。

五、侃侃而談，目中有人，和讀者保持親切對話的平行關係。

等方式從事實際批評，非常有效地緩和了一般文學批評加諸於普通讀者的沉重壓力——作品長度和深度相加相乘的壓力；如此替廣大羣衆設想的處理，不但造就了龍應台書評中獨特的文字魅力，和強烈的個人色彩，確實有異於以往評家的批評風格

，同時，也別樹一幟地形成非常尊重讀者、很民主的一種書評。

除了風格獨特的「敘事模式」之外，除了其社會批評「野火集」多少也推動了一些波瀾之外，造成龍評「共鳴性與傳播性」均如此超越在其他文學批評工作者之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，也許還因為龍應台的文學批評活動，具有如下幾項特色的緣故——

一、她在給予作品評價的時候，從不含糊其辭或模稜兩可；她敢於論斷，語意堅定明確。

二、她相當理性公正，能嚴守自己所標榜的就事論事的批評原則，從不在文學的關係以外去糟蹋別人，或施以人身攻擊。

三、她客觀冷靜，並不以有瑕疵的失手之作，來否定被評作家其他優秀的作品。

四、她批評的心靈是開放的——「『龍應台評小說』是我對臺灣評家拋出的一塊甄……，真正代表我邀請的意思」——她明白龍評絕非定於一尊的書評，因而鼓勵其他評者從不同的角度、觀點和方法，來評相同的作品，共襄盛舉，一起為臺灣

生氣蓬勃的文學批評風氣而努力。

五、龍應台寫作相當勤快，在她之前，似乎少有評家以如此密集的方式，持續地在報章期刊上發表書評，因此很容易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六、做為一個文學批評工作者，在實際批評之餘，龍應台更兼及於釐清文學觀念，和鼓吹文學批評的「外務」——諸如「龍應台評小說」輯二中，一系列陳述批評理念與原則的作品，諸如鼓吹設立「文學批評獎」等，使她在不賣弄玄學、理性清明、筆下乾淨俐落等諸多良好形象之外，又在讀者心中增添了熱誠可靠和值得信賴的感覺；使一般讀者覺得，龍應台以常識啓蒙了他們對文學批評的基本認知，而這些與批評實務無關、但與批評風氣的推動卻密切有關的工作，也確實是以往評家或學者較少去注意或刻意去從事的事情。

因此，當讀者開始進步，也就是說，以感性方式讀書的時代即將成為過去，讀者希望以知性立場深入作品的時代即將來臨之際，充滿生氣的龍評，一方面以其活潑突出的主觀條件出現，另一方面又正逢此社會大眾需要文評、接受文評的客觀條件業已成熟的有利時機，於是，野火一燃，洛陽紙貴，「龍應台評小說」的銷售數字

，終成文學批評界的一則傳奇。

可以說，「龍應台評小說」在市場上的成功，是由於龍應台以其個人饒富使命感的努力，把文學批評由批評家的個人活動，提昇至社會活動的層次，使文學批評具有更大的社會參與性的緣故。

當然，龍應台的書評，並不是不曾存在着一些明顯的缺失，不少評家均曾論及，諸如：她對事情考慮的深度有限；在實際批評作品的時候，她側重技巧的討論，而較少論及作品的背景，給予歷史的透視；她習於以一套既定的標準，去衡量不同類型的小說；她抹煞了一些曾默默耕耘的文學批評工作者的辛勞和成就，而認定臺灣沒有文學批評（臺灣並不是完全沒有她心目中理想的大眾化文評，只是較少而已）……等等；但即使我們完全不同意她的看法，可是在綜觀她整個文學批評活動之餘，我們也無法否認，她確實有着批評家最可貴的誠懇、坦率、正直與勇氣；今天在臺灣，我們並不少方法和理論，我們所缺少的，或許正是這種直言無隱的誠實、勇氣、開放的心靈和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吧！

龍應台曾戲稱在臺灣寫書評的自己，是自告奮勇往貓脖子上去掛銅鈴的老鼠，

這貼切的比喻之中，隱含着令人心酸的悲壯和可感佩的執着；以龍應台從事實際批評之際昭然若揭的誠懇與善意，尚且招致匿名人士寄以冥紙的「禮遇」，則距離以開放的心胸，接受褒貶明確的批評時代的來臨，我們尚有一段迢長的路程要跋涉。

然而，龍應台如此爲臺灣文學「做一件事」的努力，仍有其推動上的意義的，至少，她使讀者覺得文學批評並不一定枯燥可厭；其次，她也確實使得某些小說家（雖然爲數不多）接受了她的鮮花，心懷感激地覺得獲致了一些可貴的意見，並據以做爲改進修正自家作品的依據（如馬森）；至於批評家，也許龍應台的例子，也能爲他們提供一些鼓舞的訊息吧？——畢竟，文學批評還是被需要，並且是被迫切需要着的，只要有創意、有風格、有特色、說服力夠強，市場可以創造。

因此，在現階段的臺灣文學世界裏，做爲一個批評工作者，龍應台真正重要且值得注意的，也許倒反而不是她書評內容的本身，而是她整個批評活動所帶給我們的啓示與反省；也許也並不是她所擔任的「批評家」的角色，而是她所居的「把書評打入社會大眾」的「批評宣傳家」的地位；龍應台自稱她寫書評是「抱着一個很狂妄的野心」，但我們與其說那是一種野心，不如說，那是一種熱情，一種墾荒的